



明代藩王命妇霞帔、坠子的探索



于长英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霞帔和霞帔坠子作为礼仪服饰,在宋、明时期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霞帔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颜色、质地、纹样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等级的命妇有不同的服用要求,在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见附表)。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霞帔以及霞帔坠子陆续发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对已经出土的部分藩王墓葬的有关资料,就使用和纹样两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霞帔的使用

《明会典》卷六十记载永乐三年亲王妃冠服着“大衫霞帔,衫用大红,绉丝纱罗随用,霞帔以深青为质,金绣云霞凤纹,绉丝纱罗随用,金坠子亦钹凤纹,褙衣青色,如深衣制,胸背绣云霞凤纹,绉丝纱罗并各色随用,惟不用黄,燕居服用素。”“世子妃冠服,永樂三年定,與親王妃同,惟冠用七翟。”郡王妃冠服“大衫霞帔、衫用大紅。紵絲紗羅隨用。霞帔以深青為質。金繡雲霞翟文。紵絲紗羅隨用。金墜子、亦鈸翟文。”

现今出土的明代藩王妃霞帔仅有两件,一件为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孙氏棺出土的云霞联珠绣凤纹罗纱霞帔,另一件是江西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出土的压金彩绣云霞凤纹霞帔。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发掘报告记载孙氏霞帔为:“霞帔一件,为绮纱质,线绣云霞凤纹,衬里用料相同,质地轻薄,双层加绣,还有透明感,斜领口(图一)。”^①赵丰记载较为详细:“该霞帔宽约12、长234厘米,以纱为地,上施钉金绣,绣鸾凤及云霞……但两边绣有联珠纹。”^②霞帔以纱为质,属绉丝纱罗范围,使用金绣工艺,云霞凤纹,

这与《明会典》卷六十记载相一致。亲王妃“霞帔以深青为质,金绣云霞凤纹,绉丝纱罗随用,金坠子亦钹凤纹”此霞帔为亲王妃霞帔,其佩带与人物身份相符合。此墓还出土有明益宣王朱翊钊及其二妃的圹志,依据《明史·诸王传》可知,朱翊钊为第三代益王,孙氏为继妃,则孙氏也是亲王妃。况且墓中还出土有大量带有龙凤纹的器物,也可以断定人物的身份,并出土有九翟二凤冠、金凤钗、玉佩、玉带、玉圭等,这与《明会典》卷六十记载亲王妃用“九翟冠二顶,金凤一对,口衔珠结”相同。

吴氏夫人的霞帔却有一个是否逾制问题。江西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以下简称吴氏墓)出土的霞帔以罗为质,穿在素缎大衫内,平置于墓主前身(图二)。在发掘报告中说:“由两条宽13厘米



图一 江西南城益宣王墓出土霞帔



图一 江西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霞帔

的罗带构成,各长245厘米。霞帔的一端两条缝合,呈尖形,上挂金坠子,另一端平。两条罗带距尖端121.5厘米,内侧均有一扣襻儿,距平端91厘米处,内侧均有一长方形系带。两扣襻可与大衫领侧的二纽相扣,两系带可相系合在身背后。霞帔以四经绞罗为地,罗带以扣襻儿为中心,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各绣四只凤鸟,后段各绣三只。每只凤鸟长17厘米,余处绣五彩云纹,针法以平绣作地,主要采用针套、绒丝绣,五彩备,然后钉以圆金线,勾画凤鸟轮廓及云彩。”^③这里详细记录了霞帔的情况,罗质,金绣,云霞凤纹。

我们首先要确定墓主的身份。据墓志记载,吴氏生于正统四年(1439年),后嫁朱权世孙莫培(宁靖王),并受诰封,身份为“夫人”,品级比王妃低。依据《明会典》卷六十,只有“长子夫人”是对夫

人最高品级的记载,用“大红绞丝大衫,深青绞丝金绣翟鸡褙子,青罗金绣翟鸡霞帔,金坠头。”但这与出土霞帔有很大区别。首先该霞帔为深青色,上有云霞纹,这已经超出了长子夫人的使用规格。且墓中还出土有凤冠、妆金团凤纹鞠衣、玉佩、玉圭、凤形簪等,这也与其夫人身份不符。据《明史·舆服志》中记载,只有郡王妃以上身份且公主、郡主除外的品级才得以使用玉佩、玉圭,那么吴氏在葬式上,规格最低也为郡王妃。

再分析出土实物。据发掘报告称,墓中出土有“凤形簪2件,性质近同,簪首捶鍊,鏤刻成飞凤,凤展翅昂首,站在如意云头上,凤尾随风飘扬”。“钿花8枚,形制相同,用金丝制成,花分两层,上下叠压,下层由粗金丝编成五瓣花形,花瓣内再用细金丝绕成卷云纹,上层用细金丝编成小五瓣花形。最大径1.5厘米。出土时坠于凤冠圈口。”^④《明会典》卷六十记载,只有亲王妃与世子妃用“金凤一对、口

衔珠结”。郡王妃用“金翟一对、口衔珠结”。这里的金簪纹样,喙如弯钩,冠似如意,身体舒展,颈尾翎羽飘逸,是为凤纹。而金钿花亲王妃、世子妃用“金钿花九箇。上用珠九颗”,郡王妃用“金钿花八箇。上用珠八颗”。这里显然没有珠,故认定应不为钿花,而是蕊头。

从纹样看,发掘报告中称,该霞帔为压金云霞凤纹。明代内命妇霞帔均使用金绣工艺,但云霞凤纹则只有皇后、皇妃、亲王妃、世子妃、郡王妃使用,而凤纹则只有世子妃以上品级使用,郡王妃只能使用翟纹。纹样上,明清时期,凤的基本形式已趋于固定,“首如锦鸡,冠似如意,头如腾云,喙入鹦鹉,身如鸳鸯,翅似大鹏,足似仙鹤。羽似孔雀,体呈五彩。”这是对成熟之凤的描述,“凤,是凤凰的总称,它可以分为雏、鸾、凤凰三个生长阶段,雏——是指幼凤,鸾——是指成长中的凤,介于成年和幼凤之间,凤凰——是指成熟的凤。”“一般情况下,凤和凰是都加上冠的,而鸾由于它尚未成年,虽画上冠和坠,但比凤要小一倍,而雏则无冠无坠。”“凤凰的尾羽由凤镜(俗称凤尾眼),而鸾凤的主凤尾则没有凤镜,雏凤的尾部只有尾梢和飘翎。”^⑤这是凤、鸾、雏的区别。吴氏墓中出土霞帔的禽鸟纹样虽为展翅飞翔状,但该纹样构造简单,无冠,鸡喙,形似鸟,尾羽和飘翎连为一体。这与传统的凤凰形象有很大区别,应为“雏”。这与吴氏虽为夫人却以高于身份的葬式入葬相一致。因此,墓中出土的衣物饰品的纹样为雏凤纹,其规格为亲王妃或世子妃。明益宣王妃孙氏使用云霞联珠绣凤纹罗纱霞帔是与其亲王妃身份相适应的,而宁靖王夫人吴氏使用的压金彩绣云霞凤纹霞帔却超出了人物的身份。《明史·诸王传》记载:“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世子磐烱先卒,孙靖王莫培嗣。”朱莫培作为朱权的世孙,继承王位,也为亲王。夫人吴氏歿于弘治十五年,其时为莫培之孙宸濠继嗣亲王位,对于历经几代的老夫人应有朝廷恩赐的因素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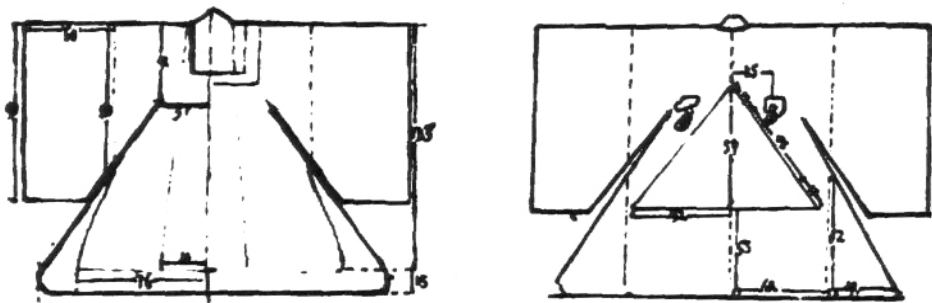
二. 霞帔与大衫的搭配

吴氏夫人的霞帔穿于素缎大衫的内部,这与明代后妃命妇的冠服制度不相符。据文献记载,后妃命妇应身着大袖衫,外搭霞帔,霞帔平端要置于大衫后部的三角兜子内。此霞帔却置于大衫之内,织金云凤纹冠服之外,而冠服之里又有鞠衣,并没有依照规定的冠服制度进行穿着。吴氏墓出土的素缎大衫在颜色、质地上也与文献记载不符。《明会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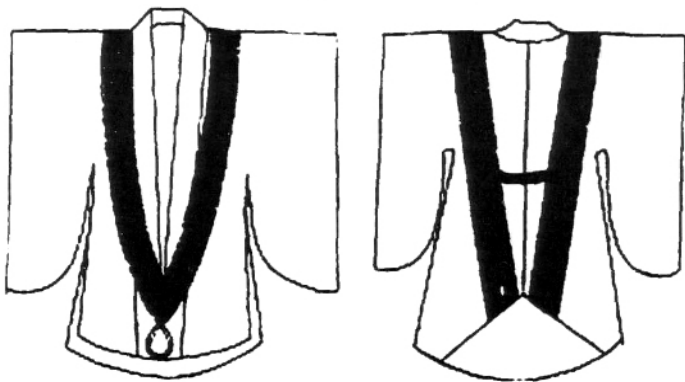
卷六十中规定郡王妃“衫用大红，纁丝纱罗随用”，长子夫人用“大红纁丝大衫”，而出土大衫的颜色为素，质地用缎，与文献记载相差甚远。

《明会典》卷六十一记载，“大袖衫，领阔三寸，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前身长四尺一寸二分，后身長五尺一寸，内九寸八分，行则折起，未缀纽子二，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袖长三尺二寸二分，根阔一尺，口阔三尺五分。落折一尺一寸五分。掩纽二，就用衫料，连尖长二寸七分，阔二寸五分，各于领下一尺六寸九分处缀之。于掩下各缀纽门一，以纽住折起后身之余者。兜子亦用衫料两块斜裁，上尖下平，连尖长一尺六寸三分，每块下平处各阔一尺五分，缝合于领下一尺七分处缀之，上缀尖皆缝合以藏霞帔后垂之末者。霞帔二条，各长五尺七寸，阔三寸二分，各绣禽七，随品级用。前四后三各绣，临末左右取尖长二寸七分，前后分垂，横缀青罗襕子，牵连并之，前垂三尺三寸五分，尖缀坠子一，后垂二尺三寸五分，临末插兜子内藏之。”文献详细记载了霞帔与大衫的制作尺寸、样式、使用情况。依据文献介绍，大衫与霞帔的配合使用是可行的，赵丰在《大衫与霞帔》一文中提供的详细尺寸数据，指出吴氏的大衫和霞帔搭配使用则不太合理（图三）。吴氏霞帔在实测中，长245、宽13、尖长10、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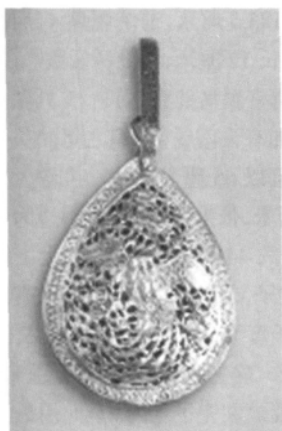
身長121.5、后身長123.5厘米，前绣翟鸟4、后绣翟鸟3只，每只翟鸟约长17厘米，余处绣云霞^⑥。那么霞帔后段从扣襻到绣有翟鸟处有多长？3只翟鸟的长度为51厘米，再加有云霞纹，它们之间的长度估算应大于65厘米，且以65厘米来算。再看大衫上兜子长59、宽104厘米，依据数学定理，斜边为78.6厘米，除去没有缝合的44厘米，兜子斜边上下缝合处各为17.3厘米，兜子又距领24厘米，那么霞帔后段露在兜子之外的长度为37~70厘米之间，又知霞帔后段长123.5厘米，除去露在外面的70厘米，则有53.5厘米的霞帔要放在兜子之内。至此用最保守的数字来估算，大衫与霞帔的搭配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实际上，霞帔的后端有系带相牵连，不能无限制的向外分开，并且50多厘米的霞帔余端放在兜子里，也很难保持霞帔后端的平整性和美观性。因此，至于霞帔后段是否真正放在兜子之内，兜子在此大衫上的作用是值得考虑的，也许正如赵丰所说的，“大衫上的部分配件在功能上已经错位，有可能已经丧失原来的功能。”^⑦吴氏夫人大衫与福州茶园山宋墓出土的大衫极为相似，但茶园山宋墓出土的大衫背后的三角形兜子置于大衫后片的中下部，所以大衫兜子更具有实用性。它有足够的空间展开霞帔，剩余末端放在兜子内，不至于影响礼服的整体



图三 《吴氏大衫示意图》



图四 明《中东宫冠服》例图



图五 明代梁庄王墓中出土的金坠子



图六 明代故宫石雕凤纹



图七 吴氏墓出土的霞帔坠子

美观。但是,茶园山宋墓情况与明《中东宫冠服》(图四)中显示的大衫和霞帔的使用情况不同。明《中东宫冠服》例图与福州黄升墓、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的大衫一致,都是在大衫的最底部有一个三角形的兜子,霞帔的末端放在兜子内,能充分展开。因此,在大衫与霞帔的搭配使用上,用吴氏墓中出土的大衫、霞帔进行分析存有很多疑点,大衫后的三角兜子以及具体形制尚需进一步证实。

三. 霞帔坠子的使用制度

发掘的历代墓葬中,霞帔由于是丝织品多不易保存,以金银玉器为质的霞帔坠子却保存了下来。关于霞帔坠子,《明会典》卷六十一中记有“坠子中钹花禽一,四面云霞纹,禽如霞帔,随品级用。”并永乐三年定制,皇后用龙纹玉坠子,皇妃、皇太子妃用凤纹玉坠子,亲王妃、世子妃用凤纹金坠子,郡王妃用翟纹金坠子,据此可推测出土霞帔的使用情况。

1957年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初墓出土的金坠子,被称为“镂金凤香囊”,实为霞帔坠子。但在纹样的确定上存在分歧,报告书中介绍说:“镂一只凤凰飞翔的样子,凤的长尾卷成云状,非常生动别致”^⑧,确定为凤。但孙机在《霞帔坠子》一文中认为是翟纹。依据前边对凤纹的介绍,对照图片,此禽鸟头顶有冠,眼角细长,喙有弯钩,项颈飘逸,尾羽飘飘翔动洒脱,应为凤纹。且坠子为金质,使用者的身份当为亲王妃或世子妃。

湖北钟祥发掘的明代梁庄王墓中出土的金坠子,也为亲王妃帔坠,梁庄王朱瞻垺是明仁宗的第九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被册封为梁王,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就国,当为亲王。墓中还出土有鎏金铜封册,证实了朝廷册封魏氏(朱瞻垺之

妻)为妃的事实。发掘报告中说“桃形,中空,尖端銜一钩,器体两面均为镂空的凤纹,凤展翅翱翔于云间(图五)”^⑨,可见构造与彭氏的金坠子同,都为亲王妃使用的金坠子。

以上两个金坠子在纹样与明代故宫石雕凤纹十分相近(图六),都有如意冠、鸛鹑嘴、大鹏翅以及火焰式凤尾,因此可以确定这二者为凤纹,且纹样的使用,从梁庄王墓出土金坠来看,也基本上与人物身份相适应。

江西南城明益王朱佑棨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金坠子,发掘报告中称为“金香囊”^⑩,上面镂刻飞凤的图案,并且坠子上有钩,钩上刻缠枝纹。飞凤的图案也为雏凤,无冠无坠,身形似鸟,展翅,尾羽飘逸。朱佑棨是明宪宗的第四子,第一代益王,当为亲王,彭氏(朱佑棨之妻)也即亲王妃。依据《明会典》,亲王妃使用金坠子,钹凤纹,此坠子与使用者身份一致,且墓中还出土有凤冠、金凤钗、玉佩、玉带、玉圭,这都与亲王妃身份相对应。

宁靖王夫人吴氏的霞帔坠子,“坠的周边篆刻花纹,两面中心均透雕飞凤纹,间饰以云纹”(图七)^⑪。该坠子上禽鸟纹样与霞帔禽鸟纹样较为一致,只霞帔纹样为降凤,羽翼在上,头部在下,呈现下降趋势,而霞帔坠子纹样呈现展翅飞翔状,两者只在具体动作上的有异,但其造型是一致的,且该帔坠与明益王墓朱佑棨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帔坠相比,在构成、坠形、纹样、工艺上都非常一致,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吴氏的葬式规格。根据吴氏的“夫人”身分,为亲王的侧室,其霞帔、坠子的使用或许有恩赐的因素,但也应体现当时处于夫人这一等级的礼制情况,填补了明代文献对这一方面内容记载的缺失。



图八 安徽歙县明代贵妇人墓出土霞帔坠子

安徽歙县明代“贵妇人”墓也出土有一件金坠子,为近似三角的悬胆形,上挂金钩。金钩上刻有铭文“内宫监造作色金计贰两重钩圈金”14个字。报告中称为两面透雕飞雀祥云(图八)^⑫,孙机认为是练鹊纹^⑬。依据《明会典》,练鹊纹为奉國中尉安人、乡君以及六、七品官命妇服用,

坠质为抹金银质或银质,故此纹当不为练鹊纹,而应为凤纹或翟纹。依据图片进行对照,此帔坠以云朵纹为底,中间铸有禽鸟纹样,但这一禽鸟在身形比例上并不协调,身体、翅膀都较为小巧,而尾部长且大,有尾大不掉之感,此禽鸟尾翎虽然弯曲,但为适应坠形之虚,且尾翎较为明显。又墓中出土的金凤钗、玉佩、金凤钗及玉版、玉佩上的凤纹也非常明显,故帔坠纹样应与其一致,也为凤纹,该帔坠由内宫监造,应为皇室所用之物,使用者应是郡王妃以上身份。则此墓主应使用霞帔为金绣云霞凤纹霞帔。

通过以上霞帔及其坠子的解析可知,明代的凤鸟纹样分为有颈翎及飘翎的凤鸟和没有颈翎及飘翎的雏凤两种,且比较这些霞帔坠子的使用年代,板仓村明墓出土坠子和梁庄王墓出土坠子(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都处于明代前期,明益王墓出土坠子(嘉靖六年,公元1537年)和吴氏墓出土坠子(弘治二年,公元1502年)都在明代中后期^⑭,可以说明代时期两种凤纹的出现应是时间上的前后相继。

霞帔坠子在大小、重量上不一。南京市板仓村明初墓出土的金坠子长9.3、宽7.3厘米,重63克;明益王朱佑棖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金坠子通长15.8、宽7.8、厚5厘米;梁庄王墓中出土的金坠子连钩通长14.2、宽7.8、厚4.2厘米,重72.4克;吴氏墓的通长10.2厘米,重80克;安徽歙县明代贵妇人墓出土的金坠子边钩长15.2、最宽约6.2、厚2厘米。

可见它们尺寸不一,轻重不同,可以认为,帔坠的大小重量与使用者身份没有直接关系。

霞帔、霞帔坠子的使用反映了明代在礼服制度上的改革,验证了明代文献记载冠服制度的正确性,体现了明代社会的等级现状、权力分配,对明代的社会风气也有初步了解。同时,霞帔的使用情况,大衫的具体形制对中国的服饰研究也有启发,藩王命妇霞帔使用情况的明晰,使我们对古代服饰的使用情况,明代命妇的服饰佩带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对研究明代服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受到陆锡兴先生的大力启发,并对论文的思路处理、材料收集、图像采集等方面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①、④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②、⑦ 赵丰:《大衫与霞帔》,《文物》2005年第2期。

③、⑪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⑤ 徐华瑞、班昆、张明川:《中国凤凰造型艺术》,第37、45、46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6月。

⑥ 注:文中所用霞帔和大衫实测数据均转引自赵丰《大衫与霞帔》一文的数据。

⑧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图216,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⑩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佑棖夫妇合葬墓》,《文物》1973年第3期。

⑫ 方晖:《安徽歙县明代贵妇人墓》,《原文物》2003年第4期。

⑬ 孙机:《霞帔坠子》,《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⑭ 年代以墓主的死亡年代为限。

附表：《朝会典》中对后妃、内命妇的霞帔、坠子及其相关内容的比较。

品级	时间	帔色	帔质	帔纹	工艺	衫色	衫质	裙色	裙质	裙纹	工艺	坠质	坠纹	礼服	燕服	备注
皇后	洪武四年	真红		龙凤纹	织金绣饰	真红		红							✓	
	永乐三年	深青为质	纁丝罗	云霞龙纹	织金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	黄	纁丝罗	深青为质	纁丝罗	团龙纹	金绣	玉	龙纹		✓	
皇妃	洪武四年	真红		凤纹	织金及绣	真红		红	罗						✓	
	永乐三年	深青为质	纁丝罗	云霞凤纹	织金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	红	纁丝罗	桃花色	纁丝罗	团凤纹	金绣	玉	凤纹	✓		
皇太子妃	永乐三年	深青为质	纁丝罗		织金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球	红	纁丝罗	桃红色	纁丝罗	团凤纹	金绣	玉	凤纹		✓	
亲王妃		深青为质	纁丝罗	云霞凤纹	金绣	大红	纁丝罗	桃红色	纁丝罗	团凤纹	金绣	金	凤纹	✓		①
郡王妃		深青为质	纁丝罗	云霞翟纹	金绣	大红	纁丝罗	桃红色	纁丝罗	翟纹	金绣	金	翟纹	✓		②
长子夫人		青	罗	翟鸡	金绣	大红	纁丝	深青	纁丝	翟鸡	金绣	金	翟鸡	✓		③
辅国将军夫人		青	罗	翟鸡	金绣	大红	纁红	深青	纁丝	翟鸡	金绣	抹金银	翟鸡	✓		
奉国将军淑人		青	罗	孔雀纹	金绣	大红	纁丝	深青	纁丝	孔雀纹	金绣	抹金银	孔雀纹	✓		④
辅国中尉宜人		青	罗	鸳鸯纹	金绣	大红	纁丝	深青	纁丝	鸳鸯纹	金绣	银	鸳鸯纹	✓		
奉国中尉安人		青	罗	练鹊纹	金绣	丹礬红	纁丝	深青	纁丝	练鹊纹	金绣	银	练鹊纹	✓		
县主		青	罗	孔雀纹	金绣	大红	纁丝	深青	纁丝	孔雀纹	金绣	抹金银	孔雀纹	✓		
郡君		青	罗	鸳鸯纹	金绣	大红	纁红	深青	纁丝	鸳鸯纹	金绣	抹金银	鸳鸯纹	✓		⑤
乡君		青	罗	练鹊纹	金绣	丹礬红	纁红	深青	纁丝	练鹊纹	金绣	抹金银	练鹊纹	✓		

备注：公主、世子妃冠服与亲王妃冠服同；郡主冠服与郡王妃冠服同；镇国将军夫人冠服与长子夫人冠服同；镇国中尉恭人冠服与奉国将军淑人冠服同；县君冠服与郡君冠服同。